夏峯先生集

夏峯先生集卷之十一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雜著

勉子弟文

竊聞百舍不休則千里立至三年無語而一鳴已驚良金須冶而成壯士因蹶愈奮莫謂爲其事而無其報未可竊其名而輟其功爾日命之不猶吾謂器之未利高飛無力必因毛羽不豐習氣塡胸漫誇器識早定無涉下帷之苦誰憐阮籍途窮未嘗面壁而參敢云劉蕡下

第一生之地步八股作因緣欲叱退懶龍除去幾分逸情惰氣若喚回惰鴿添來幾種猛志精心三人之行必有師同氣之間爲良友做些實事漫付日月于東流辦箇眞心應取功名如掌上理非迂而難借力則我所自領選吉上元更新小築爲倡爲和務期九仞以及泉吹壎吹箎庶幾一發而破的人人自省勉勉吾言

戊辰計偕偶書

某不佞稟貧孱弱賦性疎狂漫言矢志於青雲忽已驚心於白髮貂敝金盡久灰壯士之顏骨勁舌存尚臨

人之色值今上之初御正多士之計偕回想數月以前
性命危而功名薄自今日以往手足適而夢魂清坎止
流行夫豈容乎有意榮辱得失一任運以無心天之我
與不以無意求之而不來天之我廢豈以著意求之而
不去空滋方寸之營擾何裨造化之主張省得幾分虛
忙便多幾分受享就中光景須從闇室無言之地爲參
詳此段工夫豈向尋常口頭之際爲襲取某卅年鄉薦
入上春官花樣雖不諧時寸心當自屬我若猶然動色
於世之浮名浮利馳神于人之不見不聞此則自領其

欺而自屏其慊何待人贊其長而人嗤其短氊堂有弱弟一羹一菜供饔飧客邸喚兒童兩兩三三成抃舞隨處自饒樂趣逸調更有同心偶爾興懷且以志勉

山居約

一嚴同心語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則同心之難也久矣凡我同志既切忠孝之念思一當以報國家敗羣之人不可不嚴也與其交而後擇何如擇而後交

一戒勝氣古來善謀事者可否相資謀斷互措虞帝且好問察武侯且集衆思我輩政不必以予知自雄也邪

衷之雅既難得之廟堂之上平和心氣切有望于二三兄弟

一備器具備弓矢者什伍衣帶便不可緩有鎗礮者火藥鉛子萬不可缺同志中有既乏勇力又鮮器具者或量備鉛藥等物總之各辦一點公心共圖保禦如一身一家方可同濟患難

一肅行止或行或止次序不可紊也宜推勇力善射者數人為前驅為後勁一遇警乃止齊焉同向敵人弓矢相環鎗礮遞進立的脚定便可以少勝多

一儲米豆民間之苦至今日極矣供米供豆借題目充私槖飽衙蠹此不必言獨以終歲勤苦一聞有警委之不可知之人而去況邇來盜賊嘯呼飢民叢聚一有警誰與汝守此糧乎何如早為計之糧與人相隨猶得飽一日之腹也

嚴樵牧約

同志既避居於此勢必令人樵牧或僕人無知妝伐人樹株踐踏人種蓄令土人飲恨便是我輩之不德也今與同志約戒嚴廝役萬萬勿犯此禁昔庾異行守禹山

與衆誓之曰毋樵採人所植此古人先見之明我輩當三復斯語

六器約

親友相會伯順前已有約然在彼時爲從儉在此時又不啻奢矣數千里飢民相食斗米已踰五錢此乾坤何等時尙堪鬪靡誇多於飮食耶今與同志約六人一席葷素六器麵不足則佐以脫粟酒以德將勿令過醉當此天災人害駴目驚心正士君子省躬救過之會也

寶藏社十約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陽明子曰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眞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何所底乎吾輩試自簡點終日營營逐逐漫無向往即幾希偶露旋又昏逸舉世皆稱孔子爲先師不知誰是門人須高着眼將一切流俗看破發一願學誓盟不愁不升堂入室也約立志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千聖要訣合盤託出學也者吾人所做得生活是求盡此心工夫其着落在子臣弟友其得力在戒欺求慊此字不清終身無著手處故帝王有

帝王之學韋布有韋布之學當大任定大疑皆由平日講得親切一不知學便無術矣約知學

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則一眚誠不足累生平微瑕又何以掩大德湯之改過不吝由之聞過則喜正所以敻絕千古吾輩清夜自思誰無有心之過誰無無心之過但蚤自淬礪銖錙蕩滌斬然更始則入聖有路不然只一文過便是小人

約改過

孔子曰朋友之交也又曰無友不如已者夫五倫惟朋

友曰交是必有所以交者管仲於鮑叔其知我至此乎父母則友也者所以通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窮者也吾輩黙檢行藏其喪行止敗名教者果屬良士之作歟抑亦匪人之誘引則直諒多聞之友信不可一日離矣

求友

易曰君子虛以受人蓋凡物虛則能受滿則否今人有過旁觀甚明始終不敢出一言以救正者慮其意逆也心不虛則意逆逆則訑訑之聲音顏色見矣孟子所爲距人于千里之外也聖如大舜而好問好察賢如顏淵

而若無若虛自以爲是又何可與入堯舜之道哉約虛
已
孔子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夫當的然時非不爛漫
足人聽聞然畢竟怕人窺破則不真之故也真則生意
盎然開口舉足不聽鼻息于人祇求自慊于己彼傴僂
罄折貌厭飾謹者佯爲人之不知祇牽吾自欺一念而
往可笑也更可憐也約率真
孔子曰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又稱顏子曰陋巷簞瓢不
改其樂所謂貧即是道也故從古英雄豪傑大段從困

窮拂鬱中來彼士不志道而恥惡衣惡食者又何足覓道乎吾輩幸自愛勿使無恒產有恒心者且不見信于士也吾輩雖善貧未必遽塡溝壑有能不忘在溝壑者乎約定操

孟子論達尊而齒居其一又曰長幼有序則少長之節尊卑之序有所謂父事者焉兄事者焉嘗見以少年輕俊而狎侮老成即有貌爲崇讓而其心不甘神不恬吾輩各以一人而遞處乎長幼之位我偶爲長者固不敢以挾也我如爲少者定不敢以抗也揖讓稱謂間自有

定體古人通家世講之誼不能不令人慨想焉約何齒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無非僻之干故威

儀文詞由中達乎外者也須于此處嚴肅先有收歛然

後著已向往一而不浮體輕言躁則神不守舍可知蓋

大道不必遠求只就一身威儀文詞做起試看聲律身

度之人豈復有毀紀亂紀之事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非

故使人望而畏之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約肅儀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友既取于輔仁而

會何可已也自古論聖人者純亦不已又曰不息則久

而聖人之論學則曰爲之不厭又曰吾弗能已故顏子

得之而欲罷不能曾子得之死而後已則有始無終非

所以希聖矣約固盟

蘇門會約

衛水悠悠源泉混混人以地靈而聚地以人聚益靈吾

黨數人地分兩省偶來借閒于境遂爾託契于心或素

嗜煙霞而鴻冥不下或身經仕路而鶴性難馴或冷看

優游而然探乎禪理或燈窗攻苦而久濟乎名心均抱

用世之才俱有脫塵之想一觴一咏聊適此日性情斯

也斯人亦作千秋盛事古人豈難並駕我輩猛自交修
非敢素餐用申盟好會約四條附列于後
友列五倫之一以其輔仁也所關甚重夫豈容濫與其
交而後擇孰若擇而後交吾儕數人雖曰尋盟方始然
相間相信已有素矣今倣昔賢洛社香山之意爲蘇門
之會思善其鄉以先細民爲之約定交
禮與其奢也寧儉當此時民窮財盡到處皆然况我輩
離家失業者乎五人一席葷素六器飯二酒隨意亦古
人二簋用享之意儂居常與親友以此爲則事求可繼

道貴相安爲之約崇儉

拒諫飾非舉世通病試思大禹聞善則拜子路聞過則喜是何等心腸由衷達外一毫無所驕飾非告人以善與過之爲難而有以來人告之爲難也一分謙沖一分長進一分倨傲一分墮落爲之約受善

交之不久以不能忘已也已之不能忘自挾貴挾長挾賢以至於辭氣顏色必欲較量故交甫合而旋離儂自愧無聞徒嗟衰暮仰借同人匡我不逮諸公各有已定不沾沾自多也爲之約忘己

交之鮮終由於始焉不戒我輩不可不愼之每月兩會
疎則情不洽數則力難繼來不速遲不候亭午即集燭
不及跋如有事不及赴前一日聞之主會者或遠賓初
至暫爾人會交從某人起某亦宜先一日相聞大家均
有主道焉未入會不可輕合旣入會不可輕離風俗淳
漓人心厚薄于此攸關前說未竟復爲之跋

家規

邇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規身範故子若孫鮮克由禮不
旋踵而壞名災已辱身喪家不知立家之規正須以身

作範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慙
德者也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慙德便是
羲皇世界孝友爲政政孰有大焉者乎舜值父母兄弟
之變湯武值君臣之變周公值兄弟之變雖各無慙德
然飲泣自傷烏能愉快於無言之地吾家先𡠉以慈孝
遺後人所垂訓辭世守勿替余因推廣其義爲六戒則
願與子若孫共勉之
安貧以存士節
寡營以養廉恥

潔筵以安先靈
齊躬以承祭祀
旣翕以協兄弟
好合以樂妻帑
擇德以結婚姻
敦睦以聯宗黨
隆師以教子孫
勿欺以交朋友
正色以對賢豪

含洪以容橫逆

守分以遠釁隙

謹言以杜風波

闇修以淡聲聞

好古以擺邂逅

克勤以絕耽樂之蠹巳

克儉以辨饑渴之害心

右十八則無非先人所常言者余參以己意而次第之

恭敘家立範品行為先故首存士節養恥心孝友篤敬

立祠舉祀其先務也謝疊山曰兄弟不和家庭間盡是戾氣雖有妻子之樂不樂矣然兄弟不和多開隙於妻子易家人利女貞夫子以好合先既翕而得父母之順亦可知矣婚姻之事家之盛衰攸關論財不論德宜君子不入其鄉也家有長幼孰是可以詐僞相接朋友信之已不信而能得人之信其誰與我子孫不肖祖父之教不先古人易子而教自童蒙即爲擇師愛而不勞脅犢之愛也與賢豪相對最不可有媚悅之色與妄人相値亦當存自反之心釁隙之開風波之招非多事則横

議守分謹言庶乎免矣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趨避不審
不學無術耳闇修好古君子日用所從事者端在於斯
居家之道八口饑寒治生亦學者所不廢故以勤儉終
焉凡此皆吾人分內事人人可行人人不肯行余爲此
規不敢望之天下不敢望之一國竊欲望之一家因取
先聖先賢所以教戒子弟者偶錄六則於左以爲家規
榜樣其亦可參覩而悟矣

孔子之教伯魚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淑
性情固筋骸立身之大端盡此矣

周公謂魯公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何其仁也無求備於一人何其恕也仁且恕世豈有外焉者乎

馬援戒其子也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必可知口不可言此涉世之道焉

漢昭烈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此眞聖賢集義遷善要訣不謂英雄人能見及此

柳玭之戒其子弟也曰不識儒術不悅古道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勝己者疾之佞己者揚之以銜啣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此最中人膏肓之病

王陽明曰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親師取友之誼夫豈有外焉者哉

右六則因與子若孫所常言者隨筆錄之此六則之義千萬人言之不盡千萬世用之不盡凡我子孫其釋斯言

家祭儀注

久離邱壠兼之萍蹤未定蘋藻疎違負疚中夜邇日郎次稍安移先位於斯堂庶朝夕得依靈爽凡我子若孫入廟思敬不待痫子之告教酌立儀注願身先之不敢

與當世論禮也

晨起櫛沐後入祠三揖自入小學便不可癈

朔望焚香拜

元旦昧爽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設祭行四拜

禮令子孫供執事

凡佳辰令節寒食寒衣皆拜設時食

忌辰設食拜子孫素食不宜享客

有事出門焚香拜歸亦如之

吉慶事卜期設祭

見女婚姻焚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以獻

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

凡祭婦人別行禮各如儀

修譜

人心何以淳淳于孝弟風俗何以厚厚于興孝興弟夫孰是當不孝不弟者而人心之澆也日甚一日風俗之薄也日甚一日此何以故葢族譜廢而士大夫不講明孝弟之義于庶民何望焉古帝王以孝治天下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漢近古孝弟力行之士多

舉于朝迨唐傳孝友以風不孝不友者孝弟之實已微今則併其名亦不存矣以人人不可少家家不可少又非有甚艱難逭大犯時觸忌之事而恬然妥之可爲浩嘆

勵學文

無窮身世有用精神日圖晏安積成暴棄時爲警省漸入精微古人喫飯著衣便是盡性至命吾人談天論地總非行已立身日用之功惟靜心可入學問之道非勝氣能參讀有字書要省無字理學而時習習何事與逝

耆如斯斯何物也天地之大猶有憾夫婦之愚可造端
三月不違愈見不足日月之至儘有可觀富貴利達人
一轉念便豪傑矩行法言士聊失足成凡民賦性原同
因習而遷降才雖異情發豈殊夜氣猶存當默省牿亡
我者何事雞鳴而起急追尋舜跖分者何爲但求於心
要在責志功有深淺理無精粗誦詩讀書舉業不妨德
業學詩學禮獨聞亦是共聞父兄師友之間反躬無愧
起居食息之際樂趣何窮仰望同人告敎小子

李張二公配劉文靖祠告闔學文

靜修先生前未有祠自國子監監丞李希直名伸疏請
從祀孔庭章數上始有旨許專祠春秋祭祀則希直實
靜修之功臣也希直立身立朝大有裨於風教旣沒而
門人張希古名紹烈爲築室于塲告除廪米廬於墓者
三年乃疏請爲其師建祠遺文見在可考也今據都御
史李侃文集載其兄希直遺事甚詳又刑部尚書江浦
張瑄集中有希直祠堂記但荒廢旣久基址無存按其
生平精力全以靜修爲依歸希古又繼其師之志其爲
靜修請從祀者章復數上雖未得允亦許紀錄是白靑

年以至白首時時灑血歲歲叩閽且爲後來者期無窮之望也稽古祀典有一代之君必以一代功臣爲配饗即今從祀孔廟者又何一非有功聖門者乎李張二公平生大節懿行具于請建祠堂請入鄉賢之時俱各已臚列詳盡今只論其有功于靜修者合宜置主配饗靜修先生祠居恒慨文獻之無徵今幸有實績之可據在二公一堂共俎豆固快然欣慰其初心在靜修奕世得同心更欣然晉延之上座所謂幽靈協而輿論益暢祭丁伊邇衆議僉同伏乞諸君子一言闡明立生幽人之

色正見公論在闔學所關頁非細故況縣主學師雅有
風教言之正其時耳

讀易與三無道人

三無道人㓜而讀易予老矣未嘗學易庚寅之秋抵蘇
門同居閒嘯樓始習句讀今七年所未有窺也程正叔
之言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
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然而前儒本意
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蓋憚斯文之湮晦自秦而下
無傳矣此傳所以作也朱子本義全以程傳爲主而宗

旨所持在卦變一圖以佐程子所未及孔子以後又千
有餘年始得此兩大儒以發明之四聖人之精微妙秘
庶其昭示於遠近身物之間無一刻非易之所流行也
無一人非易之所撈摝也而褊衷淺見者反謂伊川以
三百八十四事盡全經之用先去傳而存義又有謂考
亭以陰陽比應影響疑似之說不切民生之常弁髦其
說而廣爲新奇說益繁而易益晦矣予不知易烏能衡
諸家之言易者第覺程傳爲近餘疑信參焉者不妨兼
其瑕而取其瑜要不可執已見據一不可奪不可加之

意易之蘊義文周孔而後亦各就其所見以爲言即起夫子於今日而再贊之仍是辭不盡言言不盡意耳後之君子安得傲然遂以爲詣極乎內邱喬氏說易一編間亦有快論敬以就正有道當擷取其所長與天下共見聞之

讀春秋語隱編

按七家之論四子之言春秋一書撐拄天地經綸萬世祖述憲章大本領正在於此是書作於平王四十九年託始於魯隱公元年蓋平王初猶未甚失德久而衰微

人倫之本風化之原顛覆殆盡魯爲周之宗國其事雖
云齊桓晉文自天子而下大綱大紀無一不具以二百
四十年之筆削呼動千秋萬世之聲氣不獨使亂臣賊
子懼而千秋萬世之行不著習不察者皆得出是書而
習之察之以自見其良心自呈其面目此仲尼之天地
所以大也以天自處豈大言無當哉五伯之事各有本
末聖人不沒其功亦不隱其罪晉悼公可稱賢盟主春
秋載此數事甚詳東周之志既成虛願舍此奚取焉予
不業春秋昔吾友津津言之予亦竊疑其取士舍經就傳

是道邇而求諸遠事易而求諸難吾友云吾但求明經而已矣

讀世說迂談

流寓共城酬應既少有暇可以讀書但目力昏迷苦不能多予姻友李霞表讀世說每當快意輒爲予頌之予亦爲忘倦至於牙齒太利筆鋒過銳者每多以理裁之而慮其過甚也夫不學之流弊自應至此獨念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石勒且羞稱之而國祚將二百年不爲不久矣說者猶謂亡於淸談予謂晉

祚而亡于清談也司馬氏之幸也不清談將不亡乎獨惜一時清談諸君子奇情曠逸眞所稱賢知之人與未聞君子之大道也不讀人間非聖書凡可以奪吾好而易吾聰者益有百倍于此可不愼諸

讀耿揖客仲子尙寶公疏稿

予未晤揖客揖客與吾友伯順日夕念予予旣晤揖客予又與伯順日夕念揖客揖客每舉其友人周自强周自淑以況予則揖客之嚮我也至矣今揖客往矣伯順往矣一在二十年外一在二十年內海內故人零落殆

盡予遊東昌館舍則揖客舊居也此時念揖客更甚而
心益悽惻蓋揖客具異才負大望為職方絕賄賂謝竿
牘備兵遵化不拜璫賢像揖客之名滿天下獨惜其撫
三晉以倡義勤王而身被慘禍此心未得白于天下後
世耳繼而晤其伯子美中季子石鏡得讀其仲子尙質
鄉元度疏奏追錄幽忠承旨云未奉詔諭首倡勤王忠
亦可憫隨有部覆准復原官予所謂悽惻者不覺為愉
快也噫揖客之忠魂慰矣而尙質又復慘死悠悠蒼天
殆不可問卒爾識之聊當故人蘋藻之薦

讀晚年定論

晦翁聞道在六十一歲自云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因目病靜坐痛悔向時工夫止是論文義於日用全欠簡點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深省痛懲願與同志勉焉此是晦翁天資醇篤真切用力自覺自證他人看不透信不及只覺日前講說有轍跡可據畔岸可循又不肯虛心求進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以故於陸子靜王陽明之說紛紛牴牾忘其爲刻忠之良友謬以爲樹敵之讐人聖道大公而學人日私以爲尊晦翁乃不尊其

所悟者而偏尊其所悔者悔翁不有餘惘乎不能窺古人之藩籬徒爲古人爭是非最是學人大病

讀三異人傳

三異人者明忠臣方正學于肅愍楊忠愍也三人超異殊絕古來忠臣罕比明二百年相望而得此三異人亦奇矣哉三人事有本末死各不同而忠烈之心同也正學一死而受累者八百七十三人慘極矣略無轉念忠愍再起謫籍死而不悔使兩人稍有顧生之心忠愍何必自蹈死地正學即死亦何不如是之慘耳肅愍當國

家存亡患難之際非義理明決安能立斷社稷爲重一言不獨保安疆土而北轅得歸實有功焉雖曰北轅歸而公死功之首天下後世知之罪之魁天下後世冤之天地鬼神鑒之此肅愍之所以異也

讀張子韶傳

人謂子韶爲禪爲其拈覺字夫覺字不獨祖伊尹孔子不曰先覺者是賢乎況其立朝大節無隙可摘而刻意獨行銷盡世味其强力有大過人者其言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卻費

了多少功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說得可謂自寫其神矣

讀李延平傳

延平謝絕世故餘四十年危坐終日驗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此是元公主靜學問不落語言文字間做工夫也故其言大要以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無所不通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故謂元晦日公恁地懸空理

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便自見得此亦有好大鑪鞴在延平不著述不立言其淵然自得後之人固未易窺其藴耳

讀胡文定父子傳

康侯負氣節學亦醇正謝顯道謂如大冬嚴霜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此可想見其風采矣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宮此千萬世罪人康侯潛心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于此則春秋一傳延平請當以文定

爲準其功亦在天下後世仁仲氣節學術克肖其父厲
節秦檜示以不可召之端節疾南軒挽其素好佛之意
皆有深心作用非死板道學也

讀羅仲素傳

李延平謂朱元晦曰羅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
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
是養心之要此延平以得之於師者授之於弟而仲素
之學則自程子每見人靜坐輒歎其善學此元燈一綫

也大凡學人不從靜中領悟窺其本原掇拾口耳聞見聊襯補救祇曲士耳伸素服膺龜山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此是眞切下手處

讀羅近溪語

近溪亦宗禪倪獄汝摘其本傳中三歲啼母求心未得一段五歲怒人因舉五藏皆横一段又遘危疾夢一翁說心體說宿生一段皆不足憑無之是誣先生也有之是先生自誣也此論最確自程門高弟多流于禪而趨嚮至今益不可挽爲宗旨立坊維此關不得不峻謹欸

之士甯不轉而護微耶

讀朱陳往來書

陳同甫與朱元晦往來辨論諸書各伸其是人謂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愚謂天地大矣道德功名文章節義正好並存天地間固不能多生幾個朱元晦亦甯有幾個陳同甫同甫嘗自負爲人中之龍文中之虎晦翁亦具降龍伏虎之氣其議論可否疑似之辨千載下自有定評也

讀王浚川愼言集

予居蘇門八年矣得後渠崔子集于鄴郡得栢齋何子集于覃懷兩公皆篤守先哲確不可移予敬之慕之謂不峻其坊維則藩籬不固過儀封得浚川王子集又另闢一宗門其言曰怪誕枯冲正之識牽合傅會枯至誠之識篤守先哲枯自得之識三識枯而聖人之道離矣先生之學益得于孟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者乎予益悅之敬之學無自得模擬即工無成優孟能自得則洞見本源與天爲徒孔子行止語默總此日用飲食之常而子思子極言其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所謂誠者天之

道也未至于誠則誠人以合天誠之者之事中庸所以爲明道之書孟子親承教旨合淸任和而獨伸所願學其學孔子也乃所以得之于自也濂溪之無欲明道之定性皆自見性靈獨抒心得至于靜求放心先立乎其大又安得有先哲之篤守哉許文簡以二陸之理學爲先生贊亦庶幾知先生者與予靜固直接孟氏者也因錄其語數十則入理學宗傳以質之天下後世

讀薛方山高士傳摘要

從來隱逸之士要皆樸穆自守不見可欲其在唐虞之

世有被衣王倪齧缺固太古之遺也巢由一流則不受
天下之讓以為累已而逃之三代之時若卞隨務光伯
夷叔齊其人之高不在唐虞諸人下或者惜其自沈桐
廬餓死首陽猶有烈士殉名之說周之季去古既遠時
乃有商容老子之徒棲心元漠亦被衣倪缺一流子臧
季札敝屣侯封甘心徒步視老萊子林類榮啟期披裘
公江上丈人飲水鑿山拾穗行歌帶索鼓琴披裘負薪
者固無以異也荷蕢沮溺晨門諸人隱居自適於世無
涉孔子欲接引之不可得壺邱子林老商氏列禦寇等

周蓋亦老氏之流段干木東郭順子公儀潛皆離羣絕
俗其與陳仲子許行雖未免為孟子所責備較諸乞墦
登壟不亦霄壤也哉摯伯陵名峻在漢武時已逆知仕
路之危戒公安邱望之鄃越宋勝之張仲蔚嚴遵楊寶
韓順鄭樸李宏彭城老父嘗成哀之世王莽用事禍機
已著宜其高蹈而遠引也子陵文叔同學故人既已聘
至而箕踞抱膝張目熟視恐亦不免為天子所動牛牢
被髮屢詔不答一何簡易也光武中興賓禮遺逸且流
風所漸而懷寶席珍之士若向長東海隱者梁鴻高恢

韓康法眞漢濱老父陳留老父徐穉魏桓周燮黃憲姜肱鄭元任安龐公姜岐荀靖諸人高蹈邱園枕棲山谷皎皎雲霞之表至有激揚名聲互相題拂以釀成黨禁者斯其人縱高君子不由也申屠蟠見幾郭泰袁閎僅免猶有取焉漢之末世黨禁甫釋而董卓煽亂曹操陰危此何時也士生其時以才華技能而罹其害者不少矣眭夸李謐詩書自娛徵辟不就管甯遠涉遼海張臶易簀絃歌胡昭樂道寇不忍犯而焦先厄累寒貧子則更超脫皆優游以終眞鳳翔雲霄之外晉之衰也嵇阮

清談然孫登識火之喆董京乾道之篇夏統土風之答嵇喜錢神之嘲戴安道之破琴陶靖節之歸去其曠遠孤高關係世風多矣可盡以清談目之乎齊梁何時天地閉賢人隱宗炳宗彧之孔淳之周續之翟法賜褚伯玉阮孝緒臧榮緒庾易宗測沈麟士馬樞固宜放情江海遁迹邱樊矣楊隋之世氣運短促李士謙崔廓張文詡輩志懷纓冕與世相忘豈可易視之耶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遁戢不屈者纔數人耳元德秀朱桃椎李元愷衛大經秦系崔覲陸龜蒙若張彖者則傳所未及特

表而出之五代之亂極矣歐陽作史謂其時搢紳之士無復廉恥僅得四五人列之一行傳余取而觀之自鄭遨外猶未免有負俗之累耳宋室啓運文明丕彰慶歷以後君子滿朝馴至熙豐以迄南渡之後學禁旋作善類受累孰與李濱魏野邵雍松江漁翁杜生醬翁蘇庠劉汞一張塈南安翁顧昌山人蘇雲卿郭雍形潛林摯氣薄雲霄其視弓旌輪帛之招若將浼焉非唯富貴功名不可同日語而以理道招尤者亦瞠乎其後矣完顏掾士士生其時亦甚不幸考之史冊得高蹈者六人趙

質鄰天挺高仰振宋可若稽承亮不對策而出杜時昇以伊洛之學教後進尤其卓然者也元何時哉朱之遺民窮死不仕者實多杜本張樞孫轍危復之似若未足爲高但吳許大儒以扶世淑人之故不能決于去就之間苛責者未免有遺議則四人者豈不卓然也哉我明開基以暨靖難功業節義跨越前代獨徐舫簑笠以示同儕傅淳退密以傳家學鮑恂辭官輔之榮謝應芳甘軀巢之監纖屨者直絕師相之交龔詡不負城門之慟亦各其志也已矣按高士傳肇自皇甫謐阮孝緒諸人

薛方山復爲刪補更取晉魏以來擇而緒之余于方山摘論中去顔曾諸大賢錄以示吾同志恭隱士一流原不必律以聖人之道而亦不謬于聖人孔子而遇此輩自當禮敬而接引之下車接與反見荷蓧其意自見余素知欽企此流人挐兒亦輯有一編名曰求志錄其人可與此互相考也總之可貴者心隱爲上身隱而心不隱畢竟有終南捷徑之意南李延壽氏謂碧淵清渾翻成麗矚拄兒惡都何難之有千古應不乏此素心人也

晉王玉乘客座

武侯之言曰淡泊明志甯靜致遠范希文數萬甲兵以啖虀之腹貯之此二人者眞所謂不淫不移不屈之大丈夫也耶學者講道理說名行於著底處不甚理會而謂其爲行不著習不察也吾不知其所著察者果何事也王乘登賢良子過其家仍前十年寒素光景能守之終身眞事業在此眞學術在此武侯希文庶旦暮遇之

灝行書此告其子弟以作今日稱觴之助

成趣園偶書

昔人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此似解人之語然未

甚解也果有得于靜坐之意一日克復百年可也千古可也奚兩日之足云邇陳幾亭功課謂一日三分一分靜坐一分讀書一分應事此猶作三項言之予謂應事亦靜坐也讀書亦靜坐也所謂靜固靜動亦靜耳偶擕幼過楊藩升成趣園雲淨天空片塵不起因憶昔人武陵桃源亦只是一念之靜遂若見人地皆仙仙凡之隔聖狂之分也日涉成趣淵明自是解人藩升應作此解

淡話一則

偶得兩幅奇畫晝夜展玩不需錢買又不用櫝藏更下

慮風雨之傷劫塵之毀自有天地至今未嘗一日滅沒焉者也余村居斗室有東窗有南窗日初出紅光映素紙或如拳石孤懸或如怪石蹲踞晷頻移景頻換入夜月光澌澌樹影半橫兩窗上各不相襲各有天然之巧乃知日升月恒乾坤之繪事隨時隨地而設不見痕迹挪有蹊徑亦難與似於人但任有福人日爲識取日爲受享天地鬼神固不吝賜予祖父兒孫可傳爲世業

逸史評

逸史一編世間清福人一生受用刻畫盡矣余謂其人

而坦蕩蕩也到處皆成樂地其人而長戚戚也觸目便惹愁腸境豈有順逆哉人心自生喜嗔耳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與得天下英才而教要皆本心不愧不怍方得自慊若以愆尤叢集之身飲食醉飽自謂能領略山水禽魚之趣吾不信也

陳烈婦乞言引

顯吾陳先生古之太邱也德堪範世儀足型家僕初從鹿太常伯順而識荆繼從許明府伯藏而致訊既親樂易更醉樸誠道先行於妻孥義自嚴乎婦女甲申三月

闖陷神京吾郡以一城蕞爾灰之復燃守者以七日望天心之來復事旣去矣悔不可追張氏宜人率先赴井禪傷慘激淚碧腸枯合婦女三世而同心共婢妁十人以畢命義烈震乎天地貞操格於神人殺身成仁難槩於學道之士舍生取義豈易得於巾幗者流不獨㩳彩一門實足標馨百世蓋諸烈婦闔然自全其性命何知有文字之標題諸文士慨焉自鑑其鬚眉定當以烈婦爲榜樣用告同志幸賜鼎言

嘯隱文娛引

士生今日能脫棄世界蕭條高寄以山水詩文自娛悅者蓋亦難其人矣二十年來高子爲[illegible]庶幾近之高子癖好山水書一卷酒一壺此外無他嗜邇錄古今人詩文各一帙以自娛悅夫當迷離桎梏之世界浮生若夢舉國如狂獨能娛于詩娛于文此見高子志之所存也從來詩與文之可娛者多矣高子甯能盡取而高子所取之詩文亦豈盡皆可娛意之所賞不傍人口物酢月眠雲悠然自得所娛在此而塵世中之聲華勢味何足以易之娛在詩娛在文先有得意于詩與文之外者古

能寄趣于詩與文之小必謂高子所錄之詩爲可娛所錄之文爲可娛是未嘗學詩未嘗學文者也烏足知高子志之所存也

報賈太公銜帖

一元特產才德鍾天地之精兩世宏科文章燦奎璧之秀聲名達燕易昂昂方宇綱維閥閱首金臺炳炳冠裳領袖如不孝百罹交萃萬事俱灰先君拯士未乾長逝復延于大母葬才尺軀非有承詣何計于沖娃居凶儀納吉儀實爲禮訓所重詶含括髮議結髮抑豈人心所

能安況乎奕葉守拙迂雖叨附青雲之末窮廬甘寂寞
誠自慚綠曆之微乃不棄葑菲之愚猥欲聯絲蘿之好
方椿闈胥慶叢屢屢訂盟迨門祚罹災復惓惓託斧令
寸腸崩裂益悲稟命之無由徒五內躊躇祗慨時遭之
多變第以蒹葭倚玉嘗庭訓于生存聿思箘幕牽絲或
神通于冥漠乃敢勉承先志緣茲仰奉高風金蘭臭契
于平時秦晉允協于今日誼通二姓飛鸞傳伉儷百年
永並兩儀鳴鳳占榮昌累世

寄蔣少陽

五載沐琴堂誼實深于再世三方播令德績最著于千秋南望有懷下情何極茲者隔龍門于兩地益蔓蓬心困雞肋于一經祇成病骨窮途頗頓感代謝自厭頭顱中夜徬徨對知己難施面目邇遊燕市空此舌之尚存落魄都門嗟黑貂之敝盡茲有莊生者奉櫜鞬于淮海瞻紫氣于維揚敬附短牋用候淸吉臺下望隆中外大拜非遙不佞夢想春風披襟伊邇臨楮不盡稽首再言

餞劉百世

帝遣公來四載喜垂多士範天爲僕設千秋爭壯兩人

盟將判袂于一朝敬滌尊于三日縱橫揮麈英雄特地入淸譚錯落飛觴晝夜何分供豪飲屆期竭候先此告虔

與洪振濵

天啟斯文多士喜逢眞盟主時開草昧千秋希遘大宗師爭誇識玉之明豈有遺珠之嘆恭承下問足佩高風某也淡泊爲心干請之腸久冷樸誠一念憐才之意猶焚子弟親知雖有幸叨于殼內樗薪枯朽不無妄意于籠中敢以曳白之生謬冀巫青之惠

邀朱我白

琴韻悠揚瑞氣初浮于上谷棠陰霡霂福星忽映于曲陽席未煖而車復征何山寇君之借神雖覿而室已遠徒有杜公之爭度日全憑架上書有暇即開萬卷行囊惟有峰頭月長貧不愛一文半年振久頓之精神六里開千秋之生面來何莫也去偏速兹謹諏十五之辰薄列四筵之具杯陳祖道卜晝卜夜而興未闌曲奏驪歌一斗一石而量各盡甯直披拂芝宇敬擷芹藻之羞抑將舒嘯離懷飫佩旃檀之屑相期今古非敘寒溫幸賜

諾金挈朝來之紫氣敢勞移玉爐秋夜以和風祇此告
虔屆期引領

餞朱我白

目斷征塵瑞日起城頭之鳳懷牽明德清風送雲外之
鳧倚借無緣福祿有限傍花村開祖帳吉在明辰除草
徑迓高軒虔通此日點點離人淚扳轅彌深勞勞送客
亭光儀漸遠魂銷未禁面晤難期惟願暫駐驄驂忝帮
臨岐之敎載歌驪曲少舒臥轍之忱

報鹿太公代張于度

伏以奕葉傳德馨久欽多壽多男之福千秋結信誓更

篤拔賢拔貴之心門牆託契于昔時秦晉允協于今日

恭惟太老師閣下道韻渾噩行誼端凝德業衍前修承

寶兼創功名開後進樂享無憂喜吾師仗劍危疆屬勤

王不必念父看吾友策名解額知有子更幸有孫忠孝

文章允矣四方推冠冕箕裘弓冶昂然一代憚碩頎乃

不肖某藐爾孤寒雖本巾服之舊閱然衰緒莫閑纂組

之功永結琴瑟之歡原屬非偶素厠嚶鳴之雅勉爾仰

承瞻紫氣而色飛撫瑶函以報命

邀梁加星

孤鳳泣先星久矣馳聲海外青驄當帝簡欣然振斧黔中攬轡澄清八十里路雲和月停旆依戀三五貧交義與情厚戒惟虔抒芹忱于十日儼臨是幸騰紫氣于一天

蘇門三考

許師可思親亭

其城人物載在詩書者男則高子子羔女則共姜此一鄉領袖天下後世所瞻望者也共姜有祠而高子無祠

是亦缺典然高子祀於孔廟矣俎豆在天下在萬世卽不祠不見少也若思親亭者雖不可以例高子不可以無考考之以與孝也亦所以崇許文正也文正時與門人如契登臨歌咏於蘇山之巔歷多年所後其子師可官衛輝路總管時履其地而憶其親之語言行事恍若見其親焉爲亭以寄所思亭在百泉之上聚遠亭之前二亭俱廢獨有文正門人白僉事棟之記在夫亭固師可之亭也而思親之心則天下人心之同然也白子爲之記而思其師兼思其親淋漓蒸動於筆下凡讀者莫

不與起故謂思親亭不可無考一考之而文正父子師弟之面目全呈亭已儼然聳峙於蘇山之麓矣余因亭之廢也而考其故址爲與孝之思又不能不致慨於忠烈士之無蹟可考者史稱宗澤招太行忠義之士十數萬澤沒武穆南渡所遺兩河忠義士避難山中有終元之世未入版籍者予心欽其烈不能不憾于文獻之不足耳

兩文正

兩文正者耶律晉卿與許平仲也二公前後居蘇門仕

元功最大史載其詳姚文獻樞與其姪燧子煒居輝以
化民成俗子孫世爲蘇人故有專祠晉卿之遺蹟雖梅
溪之名尙在而無片瓦尺椽以寄其憑弔平仲僅有其
子思親亭碑石在關壯繆祠中碑云亭在晉卿祠東隅
今兩祠俱無所存者此一碣耳抑知兩文正之在蘇門
固非尋常可比擬也崔子銑之言曰元有三儒許平仲
之興學耶律晉卿之諫殺劉靜修之不仕三人而已夫
學不興則民彝亂矣殺不止則民命戕矣觀化民成俗
於一鄉一隅者其功德當更何如三儒者所稱一代之

人傑終元百餘載而有其三百泉一片地遂獲其二百泉亦幸矣哉靜修嘗有言怪得西山無爽氣只因少我一茅廬則賢人於山水如人之有骨山水于賢人如人之有眼眼與骨豈有待于人乎

元儒趙江漢太極書院

余移家共城嘗往來百泉書院蘇門一片地爲古昔諸君子所徘徊瞻眺稱地靈人傑者始於晉大於宋而盛於元晉之有公和居士嘯聲出林谷嵇康數語見道甚明考其生平亦高蹈仙隱之流耳宋之康節其來

也沒易于共城令李公之才安樂窩盎不爐不扇之地
所稱內聖外王之學也至元則可謂德星聚矣耶律晉
卿嘗邵學來居于此若姚雪齋許魯齋趙仁甫竇肥鄉
諸公開有元一代之運綱維世道羽翼聖教人皆知尊
而信之矣考百泉志中明成化間河南提學使吳公伯
通創百泉書院宏治間提學車公璽又建思賢亭以祀
孫邵姚許竇諸公獨不及仁甫萬歷間邑令聶公良杞
修百泉志并遺其姓名噫仁甫之懿行表著竟泯滅而
無傳者豈文獻之不足耶抑尚論者之疎略耶元史暨

酉史載江漢先生趙仁甫復傳甚詳又魯齋年譜中載
姚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于趙仁甫魯齋即詣蘇門
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
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遂手鈔以還聚學者謂之
曰吾今始知問學之序矣按本傳載元兵南下德安時
姚文獻樞以行臺郎從軍得趙仁甫執手定交攜與俱
北是時洛閩學未行于中國仁甫乃以所記憶程朱諸
經傳註錄出之以傳樞于蘇門山建太極書院立周子
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者配食日夕禮焉刻諸經授

學者求遺書至八千卷講仁甫請授其中乃原羲農堯
舜所爲繼天立極孔子孟某所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
發明演繹者標其宗旨揭其條緒北人知有學則樞得
復之力也嗚乎江漢之學不獨有造于姚許而開北方
之草昧由是劉因郝經楊奐皆得其書而尊信之且先
生終其身不得榮以祿是先生潔一身之進退猶小而
振一代之學術則更大也今諸先正雍雍濟濟皆得享
俎豆于一堂而令先生滅沒于寒石冷草九原可作不
獨嘆其學之失朋而并迷淵源之所自後學者豈可視

前人之疎略而任其缺漏與有志于風教者其將有考于斯

乞免赴部呈崇禎乙亥九月禮科王公正志條舉奉旨取用部檄嚴催不赴者除革

呈爲轉申乞免赴部仍候會試事某學古近迂爲儒趨腐莫知保舉之自見在起送之中奉有撤文促令赴部此國家創開之盛典亦學人希遘之殊恩敢不聞命束裝刻期就道然士各有志仕自有時用才者必不强人用世者必先度已此其淺深分量正可於將用未用之

際明白剖決以取進止益國家功令首重制科士子功
名應須甲第此以下莫敢望焉雖分符受事無地不可
見長而任鉅有鴻有時易於見短事不克濟者是謂辱
身卑不及格焉未免降志某鄉薦有年計偕多次包羞
懸額捲土之志益堅帶病問方下帷之心難死張舌猶
在桑硯未穿豈甘廢業於半塗妄冀收功於末路此先
子爾留相戒之遺訓亦不肖生平自矢之初心也況學
而不優惡可言仕人即知我孰若自知漆雕之信未能
且辭仕使子羔之質雖美須用讀書願依本業而就文

場範拔成規以圖進取亦豈敢任魚鳥之性以自放於
江湖間哉此理此情想老父母之所深原亦上臺之所
共諒乞轉申免令赴部仍候公車則素心不負後用可
期免自悞并免悞國所關非淺矣

甲申九月辭赴部呈　時巡方柳公貞東特薦奉
旨送內院擢用令有
司敦促
就道

呈爲衰年病困勢難就道事竊照某由萬歷庚子科舉
人迄今四十五載行年六十一歲然三十年來病胃瘦
疾每犯輒旬日不食坐致筆硯荒蕪耳目昏聵遲復新

病瘡瘍纏綿不脫親友交憐其危苦某亦自厭其餘生不意按臺柳老公祖啟薦所屬猥及庸陋愚昧固自知恩殘喘實難就道且其狼狽顛頓之形皆明公所目睹而非耳聞者也伏乞俯鑒衰困據實轉申則　新朝德意當事陶成某即伏枕敢忘啣結

再辭赴部呈時少司馬劉餘佑舉知奉　旨送內院考試

呈爲衰病實難赴選事某中萬歷庚子科鄉試迄今四十六年行年六十二歲犬馬之志已衰青雲之夢久斷且生平病胃嘔吐廢食邇復病目竟日昏迷自崇禎三

年奉旨酌用業已病困八年再以保舉嚴催赴選竟以
衰留躬値
盛朝特典旌詔屢頒前按臺柳公祖疏薦已經具呈申
請在案今復蒙憲文再催不得不據實再控竊念某同
薦賢書之人在世者已寥寥不多見寗復有登仕籍者乎
況某已困頓於十五年之前寗復矍鑠於十五年之後
古來無此情理也伏乞驗實轉申以安殘喘
陳寬馬假呈
呈爲禍慘民窮懇恩奏請俯賜蠲恤以保殘黎事竊照

容之隸於畿南也祉僅五里之半村特四十有餘宇稱彈丸之小至此極矣然介於定興安肅雄縣之間東西南北交馳則容爲戎馬往來出役之地故無論大鄉小鄉而男婦之死傷擄掠殆過半焉至於金錢衣服席捲而去者十不存一矣牛馬驢騾空廐而往者百不存一矣骨肉之存亡既慘於目饑寒之迫切復傷於心猶曰此私家之圖非急公之事也至寄養大馬搶去一百五十九匹則無人不在其幫貼之中矣買補有心奏價無力且二麥已爲氷雹壞盡秋成復爲兵馬踏殘賦稅之

徵求非有人而無路可辦則按糧而無人可索傷哉小民從前有不能殮之父兄此後無可贖之妻子若徒以爲此未經殘破之城而毫無寬政是容之聚父子兄弟竭力而守此一塊土者反以遺累於無告之孑遺也試觀今日之人情大有可慮者矣驚魂未定訛言繁興勢無可奈何便無復顧惜買生而在可勝痛哭耶總賴我公祖天地父母之心上爲聖主普好生下爲生民求活路於極弊難救之時而默運維挽調燮之手以賚生此一方民功德豈淺鮮哉況容以斗大孤城二千餘騎[illegible]

而攻之者七日在諸生固不敢明言以自矜詡然較之新城以劉澤清兵而守淶水以王忠兵而守涿州以王樸暨諸援兵而守者則容實未嘗假一兵假一器此中豈無微勞焉惘其勞則當憐其苦憐其苦則當恤其私而大馬與錢糧則無人不欲遂其私者也夫敘功敘勞當事自有激勸之典猶可相忘於不言而識獨議恤災民實切性命之憂豈容不急爲請命幸逢老公祖持功罪之衡操賞罰之鑑或念守土之勞則容與新城等處微有不同或哀罹兵之慘則容與定興諸縣似亦無異

懇乞老公祖哀憐奏請破格獨恤庶倒懸可解民命可甦矣

陳氏舉節呈

竊惟守節之義自古難之第守於上成下賛之時此節之難而易也守於左傾右危之際此節之難而難也難而易則稍嫻女訓爭知勉焉難而難非獨秉坤貞求易持也兹本縣孫國祚妻陳氏生於儒門幼多慧性十有五歲而于歸二十有三而夫逝變生骨肉既痛夫君爲井底之魂禍起蕭墻幾欲同夫作水中之鬼第嬰兒在

眼穉女始孩趙氏之孤誰憐若敖之祀將餧遂毀形以矢從一之志而斷耳以寢姤娀之謀未亡人已屆數載不堪狀尙歷千端孤影獨照清魂慘淡凝喈石一燈相伴涼月微落照積麻蕃殘形而形始蹤若節而節乃彰雖本分各完立節者固自無求於世而聞風興起旁觀者甯不有動於心是用合詞仰瀆尊聽蓋居恒徘徊圖史戴履綱常孰不羨嫩美於千載之前豈可忽於親見與其費闡揚於百年之後孰若顯於當身伏乞俯採公評大昭淑節一以堅氏之末路一以挽風之澆漓

張氏舉節呈

本縣儒士陳某妻張氏心堅金石操介冰霜十有六歲而鸞聲和廿有五齡而琴絃斷嘔心絕地悲夫子有志未伸斷粒呼天痛孤兒無父何怙幾度銷魂遊地下盡謝鉛華多方強起侍堂前僅存視息寒烟冷月事舅姑曲盡懇懃承日窮廬撫嬰孩倍極凄慘織以佐讀機聲較書聲更哀嚴勝於慈愛之因勞之乃見兒有一事之曠職氏爲盡日之忘餐廼拜相看點點淚流几上血死生在眼聲聲哀徹壠頭雲以故其子承封年方弱齡固

知異乎三子撰髮未覆額早已登乎萬里橋婦道㐲儀氏兩著矣守難死易氏一貫之益氏爲希古處士之後故性多稟烈丈夫之風此生之局叚可完斯世之綱常有裨

爲龎忠節建祠疏

惟我燕右挺生哲人生爲理學名儒死以忠節報國立誠已明於爾室奏績隨見於當官說約一編點點滴滴述孔孟認眞諸種源源本本祖伊周以靜修養高尚志之心蹈椒山殺身成仁之事身非守土甘矢念與城殉

家在城南獨銳意而北向惟其死生之關一破遂於君臣之義了然節盡荒園碧湛孤臣之血神飛遙漢赤領九廟之靈皇仁特許以專祠祀典豈容於久曠卜期創始既勞父母公祖之主持指日告成尙冀友朋親知之佐理宜堂宜構行看廟貌之輝煌載經載營先問同心之踴躍

募助劉元樸疏

劉君元樸醇醲端人既居德行之科復擅岐黃之業擇一術而避世假半榻以藏身拙以謀生短於射利萱親

何寄葬於淺土刜妻復暴露於居停應門之三尺之藏
送死類一衾之備伭眉嘗嘆俯膺自憐歛首裹形孝子
盡其在已賻襚助葬古人誼有同心義自相安理有攸
嘗在我輩各捐斗餐之費則劉君得成兩事之襄豈非
風俗之醇而人心之厚也哉

助婚趙孝子文

楊村孝子趙廷桂者愚而無知止知有母貧不能養不
惜割股以養其母究也母之病竟借以起而廷桂之身
復以不藥而愈嗚呼誰非人子而廷桂不讀書之人乃

無愧于爲人子此以視世之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者何如耶桂年近三十矣不能娶妻以養其母願吾黨諸君子各省一飱之費共成孝子之養事儘可傳情不容已片錢粒米便屬同調之憐輸意怗心乃爲見義之勇謹告

助葬李節婦文

割耳李節婦已棄世矣其節完其名美流傳青史應知骨有餘香相見黃泉畢竟面無慚色眞所謂女中之丈夫也哉嗟乎世路悠悠多少鬚眉成繞指淸霜片片偏

續巾幗賦剛腸吾黨目擊之而內愧矣衆議于十四日
作扁與對暨牲芻一形乞諸君子各傳同志早從事焉
僉不拘三分五分事不問常舉人舉一以表貞烈一以
勸人心又何必天子頒表墓之書邦君舉旌廬之典乎

易學集卷之十一

錢賢甚謹人